

看中文版音乐剧，观众想看些什么？

◆ 朱光



专注于高端音乐剧引进和原创音乐剧扶持的上汽·文化广场，近年来始终在刷新观众对海外音乐剧的期望。以为展现茜茜公主悲喜交集的一生的德语音乐剧《伊丽莎白》似乎是目之所及的音乐剧高峰了，又来了一部摇滚音乐剧《莫扎特》。莫扎特后来被住在他心里的小莫扎特杀死，寓言其死于孩子气的设置，令人再次感叹编剧、导演的巧思还能融化于非凡的音乐！正感叹德语音乐剧的思辨，这边又引进了英国百老汇商业音乐剧的典范《保镖》。2012年2月巨星惠特妮·休斯顿意外去世，2012年12月这部改编自1992年这位歌星唯一主演过的电影《保镖》的同名音乐剧首演……电影里只有5首已故歌星的代表作，音乐剧里有12首热卖单曲融入，怎么会没有票房呢？看海外音乐剧，毫无疑问看的是艺术。那么，看目前涌现的中文版音乐剧，到底是看什么呢？

8月8日，文化广场的“分部”——白玉兰剧场将上演中文版音乐剧《我的遗愿清单》了！与此同时，大剧院从7月底至8月初，接连上演三部中文版音乐剧，从《音乐之声》这样脍炙人口的剧目，到百老汇的先锋制作《谋杀歌谣》，以及正在上演的《变身怪医》……中文版音乐剧正在上海崛起。

英国伦敦西区、美国纽约百老汇这两个音乐剧重镇的制作人、导演，已经是上海滩的常客。他们提及的最多话题就是，最近经常有



人来问他们是否愿意到上海来制作中文版音乐剧。事实上，专注于音乐剧的剧场已经不仅限于文化广场“一家独大”。在徐汇滨江西岸的蓝图上，将打造六个大小不等的剧场，专门用于音乐剧的驻场演出，预计在明年至后年间逐步完工并投入使用——轮番上演各种类型的音乐剧。上实集团与早就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的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携手，将于9月为上实剧院破土。“预计，上实剧院将于2012年竣工。届时，上海将有第7家专业音乐剧剧场。

以上统计，还不包括平日里就能上演音乐剧的综合型大剧场，或可以上演外百老汇或者外外百老汇的先锋实验音乐剧的小剧场。正在造音乐剧专业剧场的团队没闲着。剧场在建造，不妨碍剧目的制作与引进。此番，大剧院连番上演的三部中文版音乐剧中，《谋杀歌谣》其实是徐汇滨江音乐剧团队，在制作上“练个手”。而倪德伦则借机引进曾获12项托尼奖的音乐剧《金牌制作人》……

依托于海外原版音乐剧的盛名，中文版音乐剧还卖得不错。《音乐之声》一票难求，《谋杀歌谣》也接近满座。前者成为暑期家庭聚会的首选，后者成为热衷摇滚的年轻人的热议。《我的意愿清单》票房略微差些，因为知道由好莱坞著名表演艺术家杰克·尼克爾森和摩根·弗里曼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人，肯定远远不如《音乐之声》多。而这部探讨人生倒计时之际，应该如何度过的思考之作，是否适合音乐剧尽量单线推进的模式？

目前看来，中文版音乐剧要有票房，“翻译”之作是首选。隐隐的，已有问题显现。我们看中文版音乐剧，到底是去看什么呢？就目前情形看来，解决的一大问题，其实是语言障

碍。大部分观众总算无障碍地看懂了剧情，知道了《哆来咪》是“音阶教学歌曲”，也明了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反对纳粹法西斯。其次，是在理解剧情的基础上，不出国门了解多元文化。《谋杀歌谣》和《变身怪医》基于的文化背景，虽然与中国完全脱节，但是中文版的呈现，也能让人领略到一些海外风情。

虽然，按业内人士的看法，音乐剧用中文唱出来啊真是怪，因为中文的语言构成，与英语、德语、法语等其他拼读得出的语言完全是两个体系。所以，保守的业内人士根本反对音乐剧中中文版。而立足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则倡议：戏曲，才是中国本土根深叶茂的音乐剧嘛！戏曲，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民族音乐歌舞表演史。中国人做音乐剧为什么不向内看，回望历史，传承创新？至于目前市场上较为罕见的中国原创音乐剧，多半跟着作曲风格走，通常很难在音乐、舞蹈、表演以及剧情推进之中达到有机融合与美妙和谐。投身这一原创领域的多为上戏、上音等艺术院校的音乐剧系，以及三宝、安栋等音乐人……他们基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。

音乐剧剧场的建造，是为中文版音乐剧“筑巢”。中文版音乐剧在圈内面临争议这种境况下，先卷起袖子建剧场也不失为一种推动，势必加速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。音乐剧是相对商业的舞台剧。好看、好听是让大家掏钱买票的基本。目前，全球最受欢迎的音乐剧都可以轮番在上海首演三五年，保持票房飙升。随后呢？这个局面，会不会像是动漫？我们拥有全球最高欣赏口味的观众，但原创作品崛起前的蛰伏期，会有一点漫长……



扫一扫请
关注
「新民文艺评」

“烂片”有何标准？——从有关《绝世高手》的争论说起

◆ 刘巽达

之所以突发“建议展开‘烂片标准’的讨论”之奇想，乃因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电影《绝世高手》的商榷文章。这篇商榷文章提出了“烂片也是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”以及“最流行的影片永远都是烂片”，“要捍卫烂片的存在权”，“如果不得不去看烂片，应该要调整好去看烂片的心态”等观点。想必，这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。这挺好，见智见仁，各抒己见，通过讨论和辩论，将“国产烂片”的问题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关注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对于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，具有启示作用。

先来说说《绝世高手》是怎样一部影片。根据剧情介绍，还是蛮有看点的：一个先天没有知觉、挨揍不疼却冒充高手的小混混，一个人称女张飞的暴力少女，一个醉心于织毛衣的过气大师，一个只会做黑暗料理的美食大亨，一个可以用汤操纵情绪的当代孟婆，一个身患强迫症的日本武士，为了一本失传的秘笈，引发了一场绝世高手的爆笑对决……

对于这部电影，我破天荒地一改“宽容度较大”的评分立场，首次给这部电影打了0分。我的评语是——本年度最差电影，没有之一。如果是“卢正雨致敬周星驰”，那么这个致敬是在侮辱周星驰。最遗憾的是陈冲和范伟的加盟，虽然其演技可以驾驭任何正剧喜剧闹剧，但再怎么卖力表演，由于全剧的核心建立在荒唐无稽和低级趣味之上，只能无辜地被视为笑柄。

其实我的“耐烂”本事是很大的，只要稍具“看点”，我就能生出很多原谅，说服自己“开开心心打发娱乐时光”。我之所以没有彻

底逃离，一多半是因为陈冲和范伟，一多半是因为个别镜头中数码特技还不错。但就影片的内涵、笑料的编排、表演的技巧、台词的编撰等角度看，几乎无一不是处。影片一直在用很低级的方式搔观众痒痒，就像澡堂子的黄色段子，总能引来几声猥琐的笑声。

有些烂片，没啥营养，口感还不错，譬如稍具幽默感，我就有所满足。可是《绝世高手》在我看来不光没有营养，而且口感也差，甚至有沾染地沟油的嫌疑。所以当有人这样“挺烂片”时，我觉得不太具有针对性——“电影工业是由‘烂片’堆积而成，支撑起来的，如果只有艺术电影，电影早就灭亡了。最流行的影片永远都是‘烂片’，而绝不可能是艺术电影。好莱坞‘烂片’在全世界所向披靡，欧陆艺术电影永远只能望洋兴叹。”——理是这个理，但是“烂片”与“烂片”也是不一样的，假如《绝世高手》勉强可以比肩“好莱坞烂片”，咱也就不苛求了，但它的“烂”，是毫无价值的烂，如果放手对这样的烂片大开绿灯，国产电影的质地只能是雪上加霜。

在我看来，《绝世高手》式的电影，应当杜绝。允许烂片存在，给观众一点价值观、审美观的引导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“烂片不能无底线”能否成为争论双方的共识？这是我所关心的。当然怎么认定“烂片”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，但是假如说，因为是难题就不必“破解”，似乎也有失职守，价值观、审美观除了形而上的意义，它们也是可以适度操作和量化的。至少，专家和观众的口碑与评价，可以窥视其品质。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一曲『紫竹调』，唤起多少情

◆ 戴平

今年举办第三届上海（浦东）沪剧艺术节，提议纪念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王雅琴诞辰100周年，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、沪剧“王派”创始人王盘声逝世一周年。深情的缅怀，大得人心。

沪剧，原名“申曲”，起源于浦江两岸的田头山歌和民间俚曲。王雅琴曾被选为“申曲皇后”，是第一个把“申曲”定名为沪剧的艺术家，成立了上海第一家沪剧团。上世纪40年代初，她邀请话剧电影艺术家参与沪剧创作，实行剧本制和导演制，并把立体布景和灯光、油彩化妆引入沪剧舞台，使沪剧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戏剧艺术。王盘声的小生王派唱腔，潇洒动情，影响了沪剧的几代人，有“十生九王”之说。一段“志超读信”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。

“申曲”，乃是上海的声音，上海的曲调；沪剧，则是上海百花园中的市花，是上海的歌剧，是上海文化的名片。一曲甜美软糯、优雅婉转的“紫竹调”，唤起几多乡愁？一位旅居纽约的上海人在“喜来登”酒店，突然听见大厅里响起“紫竹调”。他深情地写道：“好久不曾听过如此悠扬而又灵动的竹笛声，宛如一片蓝天白云，又如一线飞瀑直下。全身气脉顿时洞开，脚底腾云驾雾，身边青枝绿叶。有道是，新春三月草青青，百花开放鸟啼鸣。一时间痴痴然的，不知置身何地。”这就是“上海的声音”的艺术魅力。

沪剧是典型的海派艺术，显现了浓浓的海派风情。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剧种，是喝黄浦水长大的，又面向大海。海纳百川，兼收并蓄，有容乃大，因而在题材和形式上的艺术包容性更强，海派味道更足。它可以演西装旗袍戏，可以演革命传统戏，更可以演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；历史剧这个领域，沪剧照样可以一显身手，《邓世昌》登上了上海大剧院、北京梅兰芳大剧院，进了顶级名牌大学，也好评如潮。它可以登楼台，也可以下田头；豪华

剧院可以进，打谷场上也可以演。这次闭幕式上把江南民歌小调、沪剧唱段和普契尼歌剧融合而成的《茉莉花》，贯通中西，传承创新，给沪剧爱好者带来了新的惊喜。

台上台下一起唱，沪剧艺术节已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的一个盛大的节日。1982年，丁是娥发起“沪剧回娘家”活动，连续10多年，将沪剧好戏集中送到基层，送到百姓身边。在这个好传统的基础上，自2015年以来，又拓展成为沪剧艺术节，活动规模越大，参与者越来越多。首届有7家沪剧团参加，去年第二届集结了13家沪剧团，大约600位演职人员参加；今年则有6000人参演，还包括江苏省的许多沪剧社团。“深扎传统、深扎基层、深扎百姓”是贯穿本届沪剧节的主题。

上海的声音之所以受欢迎，就在于其“接地气”。“接地气”，即扎根于群众。地上的气息在变，地上的人事在不断地变，台上的沪剧也善于应时而变、应事而变。沪剧诞生一百多年来，一直保持着生命力，是因为它从来不离生活的话题，不断创作新戏，从而创造了普惠的艺术价值，也为沪剧艺术的繁茂提供了巨大的空间。

参加沪剧节的演员响应中央“文化惠民，艺术家到群众中去”的号召，沪剧名家新人纷纷下基层进社区，在村头、公园、敬老院、社区文化馆，给普通百姓送去接连不断的精彩。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说：“我们希望能将沪剧带到更多人身边，让更多新上海人和年轻人了解沪剧、爱上沪剧，甚至都会唱上一两句沪剧。”这是一个极好的动议。

三届沪剧节，另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艺术现象：打破了上海沪剧界国有与民营、市级与区县院团的壁垒，民营沪剧团占了大半天。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沪剧界同仁的抱团和文化自信。